

汪龍莊先生遺書

夢痕錄



09905

錄餘附

病榻夢痕錄



東書局藏
卷之三

病榻夢痕錄

卷上

雍正八年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寅時余生於大義邨中巷尙友

堂之東室汪氏自大倫公始由鄞遷蕭山傳十六世爲

曾大父孚夏公諱必正曾大母沈孺人生子三先大

父贈文林郎朝宗公諱之瀚季子也先大母贈孺人卽

曾大母姪生二子長爲先考原任河南衛輝府淇縣

典史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南有公諱楷輝祖輝祖邇遷蕭

祖爲十九世孫時奉直公以謁選入都先嫡母方太

宜人宿疾未瘳先生母徐太宜人免身四日卽起治爨

病榻夢痕錄卷上

汲因得脾泄病至老不瘳爲輝祖終身罔極之痛同里王宗炎填

諱

九年辛亥二歲奉直公留京都先是奉直公與山陰王坦

人先生宗閔交最摯庚戌六月王宜人卽有婚姻之約

及余之生遂訂姻焉無媒妁也

十年壬子三歲奉直公選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之官

十一年癸丑四歲

十二年甲寅五歲就外傳五月二十九日先嫡母方太宜人

卒徐太宜人嘗語輝祖汝生時吾方年少晝勞苦主母

恐吾倦寐失汝乳哺夕抱汝寢汝啼付吾乳乳訖復抱去

古人晚節末路不忘箴儆往往自述生平藉以考鏡得失亦行百里者半九十意也余少孤露承

先人遺訓凜凜懼隕墜佐治入官數十年間境遇夷險風景變遷情動於事過輒忘之奉職無狀邀荷

聖恩不加重譴歸卧故廬省晉補過他山之錯畏我友朋多舉
既往以勗將來去冬嬰末疾轉更沈劇自分必死恐無以
見先人地下循省舊事不已於懷嚮之所忘今迺歷歷
在心目矣會感夢中案冥事益信一言一行如有臨鑒入
春以來病體稍閒口授培塚兩兒依年撮記至今夏而止
六月坊兒試禮部還命其重加排比析爲二卷題曰病榻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一

夢痕錄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余不敢視事如夢故不免於痕雖然夢虛也痕實也實則誠誠則毋自欺涇涇之守實卽在此書其端以告子孫俾知涉世之難保身之不易也歸廬主人輝祖識

嘉慶元年七月一日

易襁祿燥溼必身親以為常氣垂盡尙執汝手屬汝兩姊
好好照看憐汝如此汝當時時記念輝祖年四五十與兩
姊言感母慈恤猶相向泣下也十一月先大父為奉

直公聘繼室 王太宐人

十三年乙卯六歲 王太宐人偕 徐太宐人挈輝祖之淇縣

延家靜山師崇智至署課學

乾隆元年丙辰七歲 先大父至淇署命余曰輝祖輝祖之生

也 先大父年已五十有九甫抱孫甚喜咳名曰垃圾取

其賤且多而有資於農也五歲就傅更名曰鰲至是見余

能解字義可讀書為定今名余見酒輒喜飲一日署中讌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二

客有火酒盜飲醉死浸髮水中越夕乃甦自是杯勺不能

入口

二年丁巳八歲讀書官署有兩陶器俱墮地薄者毀焉 奉直

公舉完者而示輝祖曰能厚如此則均完矣因言做人須

厚如緞可耐幾年過即為紙亦須為繭紙尚可剝幾層若

為竹紙則一觸便破矣

三年戊午九歲讀書官署

四年己未十歲正月 奉直公以 先大父年老家有弟例不

得終養引疾去官三月發淇縣取道濟寧 王太宐人方

姪身同 徐太宐人坐獨輪篷車甚苦以貧不能雇大車

也五月抵家弟

榮祖

生七月殤

先大父寶愛

輝祖

甚每

觀劇必令隨侍歸則問所演劇姓名賢否能對則喜一日

觀演繡襦記

先大父曰鄭元和賴得中狀元可以做人

輝祖

對曰雖中狀元畢竟不成人

先大父嘗舉以告親

黨曰此兒竟識得做人

輝祖

至今識之不敢忘一日有隣

生歲試劣等眾斥其名

輝祖

亦笑之

先大父怒扑

輝祖

曰是秀才纔有等汝尙無等安可輕薄笑人

輝祖

跪謝則

又曰吾望汝他日做秀才著藍衫拜吾墓下耳十月仲姊

歸孫氏余潛出登舟觀綵輿失足墜水沒入舟底逾時獲

救先大父痛撻之十一月二十日先大父卒是歲仍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從靜山師學

五年庚申十一歲元日效蹴鞠戲

奉直公訶止之授陳檢討

四六一冊令每日讀半篇不得下樓

輝祖

後佐幕以駢體

文受知當事本於是也是年延邑生鄭又亭師

嘉禮

主塾

令輝祖

受業初

奉直公以賈起家置田百餘畝援例入

官先叔父里居爲博徒所盡斥賣幾盡奉直公旣歸或

謂訟必直田可復也奉直公不忍臯叔父至是資用日

絀經理先大父墳墓畢之廣東謀生八月十五日夕紆

道過會稽外家

輝祖

從初放舟密雨如絲

輝祖

枕奉直

公左股臥行二十餘里撫

輝祖

起推篷四望顧謂

輝祖

曰

兒知吾此行何爲者

輝祖

未有以應也

奉直公曰垂老

依人非吾願也幸老親尙健不及此時圖生理兒將無以

爲活

輝祖

泣

奉直公亦泣瀏漓不自勝強爲

輝祖

收淚

雜舉經書令

輝祖

背誦因問曰兒以讀書何所求

輝祖

對

曰求做官

奉直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事非可求

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卽不做官不失爲好人逢

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詬罵不貽毒子孫

兒識之後又雜舉論語學而孝弟數章講說之夜分乃寢

至會稽又手授綱鑑正史約一冊曰日後長成當熟此遺

輝祖歸家遂行蓋自此不復奉庭訓矣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

六年辛酉十二歲從鄭又亭師學 奉直公於前一年十二月

十五日卒於南海旅邸四月喪歸

兩太宐人勵節食貧

紡績餘功兼糊楮鏹自給晝夜不少休息常泣而訓

輝祖

曰兒不學必無以爲人汝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督

輝祖

祖愈嚴

七年壬戌十三歲從鄭又亭師學時門緒中衰近族多不自立

諸博徒復誘之皆疑

兩母從宦有私蓄日夜憇患叔父

向 兩母索錢不得錢則撻

輝祖

兩母百方貸錢應之

甚至從 徐太宜人手篡

輝祖

去多有勸徙居以避者

兩母以宗祔在堅不聽往往炊爨不繼至衣單禦冬奉

先大母及育輝祖則衣食無少缺也

八年癸亥十四歲從鄭又亭師學同學四人遇輝祖獨嚴每作

一藝必令三四易稟自晝達昏不使頃刻暇輝祖甚苦私

屬姊婿孫惠疇世採問之師曰此子必可成就惜不肖潛

心吾鞭辟近裏或可望其向學縱之則終身誤矣輝祖一

生感師言入肺腑也以兩太宐人力不能具脩脯歲終

師他就館

九年甲子十五歲族叔奐若先生家延上虞徐冠周師冕主塾

輝祖附學焉朝暮往來徐太宐人親稟護之師年將七

十子幼視輝祖則念己子故教輝祖極摯爲制字曰煥會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嘗勸輝祖曰若不勉學不能成立若母無出頭日矣蓋知

輝祖之有家難也輝祖家與塾隔河每出塾師必目送輝祖

祖過橋乃入至今念之猶常泫然鄭師閱文最嚴師以鼓

勵爲事獎許甚至故是年行文調暢蓋非鄭師無以立學

之基非師無以長學之趣二師之教如此所謂相得益彰

者乎是歲外舅王坦人先生官淮安山陽縣典史或傳余

從叔文博篤無行有獻諛者謂無媒聘可悔家人幾惑其

說矣王宐人間之日夜泣母氏以告外舅憐之時余方學

爲詩卽事云事有難平處心無不用時題牡丹圖云圖成

莫訝開不早開時便得稱花王長短句云腸似黃河迴九

折一折一番愁河流無盡頭愁到幾時休里人傳至山陽
外舅見曰此子能處憂患雖辛苦終當有成浮言漸息

十年乙丑十六歲徐師以疾去輝祖力不能更從他師依兩

母起卧小樓兩母督之學不敢跬步出門外也檢先人
遺篋得太上感應篇註覺讀之凜凜自此晨起必虔誦一

過終身不敢放縱實得力於此

十一年丙寅十七歲依兩母學縣試童子輝祖請往兩母

謂輝祖學未成且家貧未之許也固請兩母曰若自揣

可進學乎輝祖自詡其技輒應曰可兩母曰既可進學

豈有不令汝去者六月至縣見試人多著紗單衫心羨之

病榻夢痕錄卷上

六

或贈錢許製衣輒代作文比案發族中十八人皆招覆輝

祖獨不與兩母不悅既知輝祖受錢則大怒曰兒無志

氣爲利不惜名子朴而遣歸錢輝祖痛自悔晝夜學八月

府試十八人者皆不招輝祖終試九月督學江甯陳秋崖

師其疑試第六名入縣學首題盍徹乎曰二天題三里從

山陰茅再鹿師論孫論文

十二年丁卯十八歲王氏母舅延課諸子凡七人館脩十二緡

以三緡餽山陰張百斯師嗣益從論文焉應鄉試第一場

有同號生呼求換卷提調鹽驛道趙公侗見其七藝俱

完而卷前後各書一好字如杯大問之生曰某卷完熟睡

夢人伸手入簾曰汝今科必中令於手心手背各書一好字不料俱在卷上也趙公曰好字於文爲女子汝自問平日有舉過否生再三哀籲換卷另書貌若甚恐場中有鬼神可不懼歟浙江額中舉人一百四名是科始減十名榜發不售

十三年戊辰十九歲二月外舅以輝祖不能專學招至官中從

山陽孝廉許虛舟師廷秀游至十一月歸有邀觀社劇者

余謝不往 徐太宥人曰今日戲場喧嚷吾都無所恐往時汝去吾聞嘈雜聲卽膽碎慮汝挨擠也余聞之悚然行下從此不敢入戲場是歲叔父挈眷他徙 大母欲偕行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七

兩母泣畱而止

十四年己巳二十歲仍館王氏舅家從張百斯師論文十一月

王宥人來歸

十五年庚午二十一歲山陰馮思詠師館安昌沈氏輝祖從游

焉五月朔嚮晦發頭眩病仆跌後園池步腰以下皆沒水

黃昏館僮覓獲救起尙未甦也甦而病遂歸八月應試不

售

十六年辛未二十二歲族伯表山先生錫延課子弟是歲訂文

先生子壻山陰徐頤亭夢齡頤亭上舍生篤學作應舉

文寄山陰楊魯蕃師際昌誨定

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二月應

恩科鄉試不售是科三場策問小學余素未究心仁和嚴古緣

果雅雅貫通爲余歷歷言之始得完卷自此訂交并交其

弟鐵橋

誠古緣爲人慤信有學行屢過其家慶雲橋孝友離和數十年如一日鐵橋尤工藝事中乙酉舉

人古緣中庚寅舉人

外舅署松江金山令三月十五日赴金山自此

入幕矣然余頗不欲以幕爲業掌書記外讀書如故月脩

三金而已

十八年癸酉二十四歲館金山三月長女生五月外舅署常州

武進令偕之武進七月歸應鄉試大母已病闈後輝祖

疾作外舅以館事招不得不行又不忍別大母行大

病榻夢痕錄卷上

八

母聞之呼

輝祖

曰兒行幾時還對曰得中約九月二十二

三日可還不中當至臘底大母曰兒必中然尙早我不

及待兒亦不及待我兒行毋念我王太宐人泣曰兒今

且病奈何大母曰毋慮兒有後福多壽多兒孫先是

徐太宐人不得於叔母因漸失大母歡心輝祖又不肖

往往爲徐太宐人累比大母篤老叔母棄去不顧

徐太宐人奉事惟謹並教輝祖曲體大母意大母安

焉至是呼徐太宐人至榻前曰若善事我願若子孫皆

如輝祖

子孫娶婦皆如若也余遂行十月初二日大母

卒時輝祖

未歸耐身耐梓皆兩母主之後輝祖十五年

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今年六十餘回思 大母言若前
知者

十九年甲戌二十五歲四月外舅丁內艱在武進候代薦余揚
州鹽商程氏主管文翰歲可得脩一百六十金余欣然應
之既聞商人偃甚每坐榻牀倚炕桌南面客皆侍坐白事
余度不能耐告外舅辭之不二月常州知府海陽胡偶韓
先生文伯招掌書記以外舅故屬吏無關聘歲脩二十四
金余就之聞者俱以爲怪余曰脩雖少太守當賓禮我也
外舅頗以余爲傲然甚避余言

二十年乙亥二十六歲二月館常州公事暇從同事諸賢駱炳

病榻夢痕錄卷上

九

文先生彪

究心刑名之學九月胡公陞江蘇督糧道予辭

焉公曰吾遂不能久屈子乎畱益堅許每月增脩八金蓋
一歲不啻倍蓰矣遂同之常熟胡公端人也禮余在諸賓
之上每遇大事必招與議所持論多見採納嘗語諸子曰
汪君必不久於人下異日 國家有用材也兒輩當師事

之公嘗言能思則事成思之爲字田在心上田中一十字
四面俱到缺一面則心有未至故公慮事最密時號三世
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所不用其思也待余極瑣碎語人
曰汪君明爽吾欲以細緞成之耳余佐幕數十年得免粗
疎之咎皆公之教也凡代課文字類用駢體一日譔陝藩

唐莪邨先生

綬祖

祭章序其巡撫湖北時被劾起用胡公

弗嫌也踰月陽湖楊編修

述曾

自揚州還言祭章八十餘

無過常州者公以語余喜見顏色後有所作無不稱指嗟

乎士當未遇豈不重賴先輩齒牙餘論哉時禁私鑄小錢

舊傳寬永通寶撫軍行查年號來歷曾有贈胡公曝書亭

集者余鐙下偶檢閱其跋吾妻鏡云吾妻鏡亦名東鑑前

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東鑑爲

日本國書寬永三年者明天啟四年也遂白公据申開卷

之有益如此自此幕務稍閒卽從公假書記誦不敢自暇

逸矣是年歸第四妹於山陰沈有高

仁坡

紹興秋收大歉

病榻夢痕錄卷上

十

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殍載道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歲胡公督運臨清余以病不能遠行就

無錫縣魏公

廷夔

館副秦君治刑名秦君專法家熟律令

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秦依服制擬軍

余曰童養也可以凡論秦不可魏公屬余主稟余以凡上

常州府引服制駁余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

夫婦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

父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余議曰翁者對婦之稱王

氏尙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

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

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
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
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
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
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
附人之皐以輕爲比書云皐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
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閒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
從輕之義未符況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
大矣請從重柳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娶似
非輕縱遂蒙批允余名頗爲撫軍所知撫軍者番禺莊滋
圃先生有恭也五月魏公丁內艱余歸應鄉試是科舉人
廣額十名九月下第胡公復以東招之常熟仍司書記十
一月胡公同錢穀友朱君赴淮安謁總漕余偕行舟次胡
公與朱持論多齟齬將至淮安余詢其故因江淮衛漕船
多滿十年糧道已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
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朱援例頂詳總漕不
准是以主賓迕朱檢例案付余披覽曰吾遵例夫何尤余
曰君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
可胡公大喜曰是說今始聞之朱曰吾力竭請以累子余
辭不獲遂爲之議曰截畱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

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苦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版片泥膠苔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疎虞所關匪細故不敢因慎重錢糧致悞

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朱覽之曰吾實念不到此胡公

遂錄稟呈總漕蘊公著大爲許可令速歸請撫軍會行萬

一部駁可奏免也後呈稟撫軍莊滋圃先生曰理足詞達必可不致部駁又曰此稟另一手筆得毋易友乎胡公以余名對先生曰前在無錫辦浦姓案甚有膽識將來條議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當令此君爲之余自此更爲胡公契重遂畱常熟兼司條議事次年

聖駕南巡胡公派理船隻并前營差務十月余同赴清江浦余自出游歲終必歸省是歲卽於途次度歲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佐幕者義分亦然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八歲畱胡公幕四月差竣偕至江甯辦報銷寓秦淮河房得以略游金陵名勝七月回常熟又同胡公赴海州督捕蝗蝻兩旬餘又至安東回署十二月初同至常州查漕蘇州白糧帮千總姚起濬忤胡公意立欲劾參余以口過不可議相左初五日辭歸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九歲正月初八日胡公遣戚持札到家代
爲謝臯再三堅請復同至常熟常熟有虞山虞仲言子之
墓在焉虞墓上言墓下虞之子姓爲仲氏每展墓必經言
之墓道言以爲越界歲必競由縣而府而司而巡撫訟十
餘年未結撫軍委胡公查議仲以言墓在虞墓禁地之內
謂言氏占其墓道言氏之譜牒則界起於漢時各不相下
道左十餘丈有荆榛僻徑言欲仲另闢行路而仲不願也
故斷斯獄者卒無成議余以爲非可例定也乃爲之議曰
墓前禁地之說起於後世仲說不足爲憑言譜墓道起於
漢時亦荒遠無稽虞先言後相距數百年虞以讓國而逃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必不愛此區區之地言爲道南文學禮讓爲先必不忍與
先賢爭路兩姓互持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闢荆
榛不惟不便亦屬非禮應令仲氏每年展祭俱由言氏墓
道而上墓道之外不得樵採庶奠幽魄而杜囂風案遂定

胡公欲畱余度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猶未許歸余題詩

於壁

如歸豈復歎他鄉爆竹聲中歲欲央入口自憐窮骨
肉一年幾得好時光殷勤醴酒開東閣寂寞斑衣負

北堂記得臨分會有
約椒盤翰脰捧霞觴

侵曉胡公見之曰吾過矣卽具快船

飛送於除夕到家是年聞靜山師卒於京師屬族兄鳳琳

綬

歸其喪歸第三妹於同邑陳景聲之柔初自號曰龍莊

以家居鎮龍莊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歲正月以媵婢楊氏爲妾赴胡公幕三月

昌邑孫景溪師

爾周

自山東至署胡公屬余錄文字就正

余錄窗課三十篇面呈閱一月師不置一詞心疑之而不
敢請也以告胡公次早余未起師衣冠來謝曰子文久閱
矣頗不愜於心子才可以入彀而文不合格妄爲譽則不
安直言之又恐見臯當俟別時奉繳故不動筆昨胡公謂
我懶且言子兩節母苦教志在科名月來見子執禮甚恭
虛心可敬當以吾意爲子評之毋訝也是日即將文一一
評改有從破題抹起者有逐句抹者有隔句抹者三十篇
中得連圈者三句耳余讀之汗流浹背多不能解則執卷

病榻夢痕錄卷上

十四

求教師一一申言其故眞聞所未聞遂執弟子禮每日官
事畢卽赴師請題次早呈卷如此者兩月餘漸爲師許可
七月余歸應鄉試師亦反山左同至蘇州過余舟握手言
曰子技成矣然得失不可知吾此行服闋謁選萬一南來
子尙佐幕當虛席以待余謹對曰二母多病不能遠離若
吾師官在千里左右必當應命各揮淚而別是科二場刪
表判以第一場經文四篇改入二場增論一篇二場增五
言八韻排律一首八月初八日入闈後大雨水溢及坐版
闈中狼狽幾不完卷甚負吾師教誨十二日二場卽病不
能飲食勉完三場怱怱還里遂病甚不能輿轉側需人日

惟啖生粟數枚垂絕者屢矣明器已具醫師莫名其病自
信不起九月初八日夜 王太宜人夢中堂有南面坐者
數人東西侍者甚眾吾祖吾父皆右隅侍南面者語嘈嘈
不可辨惟東面立者頎而癯煖帽微鬚向上揖曰該畱埕
坡有數人哭而出吾祖吾父向上拜跪若有喜色晨起吾
母爲余言之曰此有先人呵護當無害也是日亭午徐頤
亭來省爲余診脈告吾母曰舅無他病因闈中水氣直達
上焦所以飲食不通體溼故不能運動用人獲桂附重劑
卽能起坐不數日而瘳十月初一日赴館先是 曾大父
以下同堂伯叔三人從昆弟九人多強壯而余最孱弱善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病 兩母常憂無年自十月至次年二月伯叔昆弟先後
殂謝惟存叔父一家客游而余則自此康強不復再病殆
兩母節孝之苦足以蔭庇後人所謂該畱埕坡者實邀
先靈之呵護矣素有積負重以危疾稱貸勢不能支胡公
久交又不可以計脩歲終遂堅辭胡公受長洲鄭君

毓賢

聘與山陰婁上舍培安

基

分治刑名是年交同邑於體乾

士宏

體乾篤行力學以孝友著聞後中丙午科舉人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一歲館長洲縣婦周張氏富家也年十九
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七月病殤族以
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郎立嗣輾轉計

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二月鄭君受辭張氏謂繼郎物故後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與子鬼餒其語甚哀余弔查全卷厚逾數尺族繼張辭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十九年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褓未必成人後又月議終至者延余因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如不爲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其

病榻夢痕錄卷上

六

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爲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爲事關富室舍律引禮事近好奇況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余曰批房族不難也爲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余爲主人代筆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爲富爲貧論事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余批不嫌也張所欲繼者果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覆翻告皆

不准理至五月初五日午讎撫軍手朱單飭縣封送是案
全卷座客震動余曰吾無私天可見況上官乎閱四日鄭
君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贊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上控
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註劣鄭君以上官許其能大悅撫
軍桂林陳榕門先生宏謀事皆親辦凡上控之案皆不批
查先以朱單弔卷或有未愜則戒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
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時有嘉興李髻者蠱余以利并導
余以納賂之術余懼學不敢應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余
者劉某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撫軍
訪究二人倉皇竄逸余私自幸益勵安貧之志竊盜計賊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七

每米一石例照部價作銀一兩時米價日增撫軍意在懲
賊飭照時價估贓竊米七八十石俱入滿貫余以治賊不
嫌過嚴而計贓終須課實事主類多惡賊不免浮開斛隻
既大小難齊米色復高下不一憑一紙贓單遽擬縲首恐
日久弊生不無冤抑爲鄭君通稟請仍照部價估報撫軍
行臬司議准通行後數年余館平湖援例具稟奉浙江臬
司批駁是以江浙連疆而竊米定臬輕重懸殊不知近日
作何辦法也十月胡公署臬司篆招余相佐適崇明有盜
右手廢而以左手開棺縣讞依律議軍收贖余意左手既
能爲盜自未便照廢疾減臬第廢疾收贖法外之仁又不

忍違以私意創改成例且安知非以此人律得收贖因而坐以爲首遂托故告辭後果奉部駁不准收贖余雖見及之而不敢毅然請也十月十七日西席江都諸生吳山濤柁過齋夜話嫌筆不中用余適有兼毫次晨持以贈吳因畱閱館課少閒余所居齋屋傾頽牀几皆爲齏粉友人環視謂余被壓而余方自吳館回交相慶也先是四月孫師簡發浙江過吳門約余相佐鄉試荀同考官李師成渠閱薦未售至是遂并辭長洲歸里是年楊氏生次女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孫師補浙江秀水縣余遂入幕二月初三日到館縣民許天若正月初五日黃昏醉歸過隣婦

病榻夢痕錄卷上

六

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以沽飲虞氏詈罵而散次日虞氏控准未審至二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值天若詎其無恥還家後復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繯自盡孫師受篆卽赴相驗時松江張圯逢與余分里辦事虞居張友所分里內張以案須內結令將天若收禁通報余以爲死非羞忿可以外結張大以爲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枷通詳撫軍飭將天若收禁并先查例議詳余爲之議曰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應擬絞本無調姦之心不過出語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卽便輕生例應擬流夫羞忿之心歷時漸解故曰但經曰卽便是捐軀

之時卽在調戲褻語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沾
飲已閱二十八日果係羞忿不應延隔許時且自正月初
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隣相安幾忘前語其致死之因
則以虞氏催審天若又向辱罵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
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府司照轉撫軍又駁因照流梟例
減一等候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夢虞氏指
名告理冥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抵而虞氏不
得請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爲疑案也治刑名者柰
何不愼四月孫師保舉堪勝知府赴部引

見畱余家居相待九月初三日孫師回任余亦至館獲交師子

病榻夢痕錄卷上

九

西林

含中

西林癸酉舉人是歲會試中式癸未

殿試

館選爲人無疾言遽色公明正直體用兼該歷官浙

江布政使

卒於位是年十二月大寒官河皆凍小河冰堅至十餘

日始解舟中人有凍斃者紹興亦然有廣文某俸滿求保
舉余曰此君太熱恐難信其終身孫師曰人材止可節取
必事事過慮大憲何以保我耶眞諄然長者之言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三歲館秀水三月十七日 先生母徐太

宜人卒先是余每省試吾母謂家世素無科目且旣以游
幕爲養學而荒幕則造孽佐幕復學則精力不繼已亦大
病後復再三諄屬戒勿應試至是十四日急足至館歸家
吾母已病劇十七日早忽曰萬一不能至九月則誤汝試

事乃知吾母望捷甚殷向者特慈之至耳始立志作舉業文字不敢懈初曾大父有公園在舍北兩伯祖伯祖母皆殯焉先考先妣亦殯於其右余年十五歲時從伯叔鬻於同族余懼先人不安故別租葺園殯徐太宜人而禱於兩伯祖曰俟考妣合窆當求地以葬伯祖諸置四月十九日長子繼坊生縣有貢生陶世侃以巨富聞其父惠先以長房獨子出繼叔父生世侃兄弟五人而長子故絕例得以次子之子璋爲後世侃行第三謀以己子後其伯兄乘父故僞托遺命令璋父歸嗣本生祖次房者謂以孫禰祖例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子而無後於情不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訟至司院錢文端公陳羣諸宮詹

錦及搢紳先生聚議此事紛紛不決時孫師已陞河南開

封府同知撫軍莊公以案關富室飭縣定議後卸事余亦

無能折衷長夜求索忽憶禮經殤與無後者耐食於祖之

文爰佐孫師持議謂禰祖之說必不可行陶惠先出繼叔

後斷難以己之次子歸繼本宗有子而絕情有難安請以

其主耐食於伊父愛泉支下聽惠先子孫奉祀遺命之眞

僞可無置議大爲莊公所賞詢知余名曰此君余在江南

久知之眞有學識招余相見一時虛譽頓起錢塘嘉興海

鹽平湖爭致關聘聞劉君國燿賢遂就平湖八月孫師解

任卽至平湖十月乍浦巡司獲徐姓等九人在家拜佛起
經卷一篋稟爲拏獲耶教余檢其篋內有無爲教經一帙
蠹蝕零碎後有萬歷十七年歷城并妻王氏字斷續不完
餘皆金剛楞嚴觀音阿彌陀心經之類余曰雖無爲係耶
教名然經已歷久殘蝕徐姓等恐非教黨劉君親赴各家
檢搜並無違禁器物余曰聞歸教者皆長齋以猶羊肉試
之果教當不冒啖當堂給食無不啖者訊經由來則并諸
經皆鬻自乞食游僧之手遂照私家拜斗例分別責處焚
無爲經而金剛經等發德藏寺供奉後族子在心商於乍
浦歸語余曰彼有民家於圃內書室中奉叔生像謂當日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誤犯巨案賴叔保全所以報也余不知何事或者其卽此
案中人乎是年新例命案初報各部起限幕友辦理初詳
每多草率覆審承招往往棘手余爲劉君稟撫臬二憲凡
初報時卽摘敘供情擬定臬名加稟附申奉批准通行大
有匡正然幕友不以爲便也後例停稟亦漸止如永爲成
規於獄情幕學必多裨益矣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歲館平湖先是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
劫通詳緝捕封篆後余旋里度歲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
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劉君逗余至館檢閱草
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

盜也且已起有藍布縣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劉君覆
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
背誦書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竊疑之次晚復屬劉
君故爲增減案情隔別研鞫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
歧異至有號呼愬枉者遂止不訊而令縣書依事主所認
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雜以事主原
認之被劉君當堂再給覆認竟情無辨識於是各犯僉不
招承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
理故訊及劫案信口誣服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已
物裁製者有人卽其本案舉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年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傳主認贓劉君回任赴蘇會審定
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余枉法曲縱余聞之辭
劉君劉君弗聽余曰必余畱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贓
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
一館爲君計亦恐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
不止幸劉君不爲動至獲正犯劉君謂余曰曩力脫盛大
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辜吾不當絕嗣耳余自此益不
敢以草供爲信犯應徒辜以上無不親聽鞫問又民婦俞
張氏縱女犯姦壻覺毆其妻張氏赴勸被壻毆折一齒案

律應徒余以爲婦人犯姦辜應離異母縱女姦卽與婿義絕應同凡論奉司府再駁擬杖一百枷號一月完結是年爲 兩母具呈請 旌雙節十二月奉巡撫彙題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五歲館平湖是年十二月奉禮部具題

兩母 旌表雙節奉

旨依議

三十年乙酉三十六歲正月奉禮部咨 旌 兩母雙節建坊

如例錄事實乞言藝林二月館平湖嘉興知府金匱鄒公應元 雅重余嘗語劉君君慕汪某所辦案必爲犯人留餘

地議論純正當有後祿時幕中人無不排擠余者余復不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能和通勢孤立幸劉君信任獨深得鄒公言人情稍定五

月鄒公巡視乍浦至署下交六月乍浦同知陳虞盛會同

乍浦營參將湯雲龍獲漁匪楊極輾轉株連獲盜三十餘

人以寄贓買贓諸名牽致者又不下四十人錄盜供上申

仍檄劉君勘詳庭鞫則各犯皆受榜掠徧身血痂墳起膝

踉潰爛鞫反覆惟聞人林好曾搶奪人財物其十六人或

竊魚或竊網餘人皆畏刑誣服非劫且非竊也劉君不敢

附會陳丞止報搶奪一人竊賊十六人繫獄待覆勘而盡

釋餘人余削牘竟晉省鄉試比試竣至館則參將以調考

謁總督於福建侈張其事總督下檄詰劉君劉君持初說

甚力大與丞等忤或以故出讒余余辭劉君劉君不可未
幾參將病疽死丞丁父憂去先是撫軍熊公

學鵬

欲據丞

申入

告臬司李公

治運

謂丞不足信應如縣申勘結至是總督楊公

廷璋

竟具丞參將獲洋匪狀上

聞奉

旨命浙江江蘇兩巡撫會讞臬司提囚至杭州屬鄒公親鞫囚
供如縣申惟慈谿沈氏一案與事主報辭異鄒公疑爲劫
劉君力言未允余爲鄒公言內河寬五六丈者纜數船東
岸遇風纜斷而飄西岸則數船必不能連檣如東岸無尺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一

寸後先況黃盤爲外洋無津涯今事主之辭以爲三船同
漁一處被風飄至黃盤又同泊爲三盜船同時強劫當無
是理鄒公爽然改容詰事主則兄弟三人始雖同漁既遇
風飄失各不相顧林好等十五人各竊各船初非同謀亦
非同行案遂定顧兩撫軍謂洋匪宄重創雖搶奪亦當援
強盜律治之幕中賓皆托故去兩撫軍專令鄒公承辦鄒
公聽余定爰書盡四晝夜草凡十數易擬林好絞餘十六
人及續獲七人流徒杖笞各有差牽致者一無與焉

命下部議報可是役也自縣稟至兩撫軍會奏皆余持議創稟
鄒公初不知余過蒙相賞殆爲是案作緣也微鄒公吾其

能行吾志哉是年桐鄉沈青齋

啟震

館西席訂交焉

青齋爲人

豁達通徹事理重交游氣誼庚辰舉人後由已丑科中書官山東運河道署總河引疾歸

十月妾楊氏

生次男

繼壻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七歲館平湖平湖多富室爭繼之訟日繁

房族不免左右袒官吏因之上下手余素薄之遇有控爭

之案與劉君約置訟者勿論而飭房族公查無子之人是

否必須應繼同父有無昭穆相當繪圖稟核其人如在或

有妻則聽其自主夫婦俱亡則援無後祔食於祖之禮令

祔產以祭不准立繼行之數年囂風稍息有爰球者狡人

也矚其總服叔鳳于死而無子自言序當承繼據房族詞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五

鳳于之兄有子一人例難出繼鳳于生時與兄並未分產

故後妻亡女嫁約其餘貲有田二百七十畝當爲之後余

批以遺產一百畝分給嫁女以二十畝營葬一百五十畝

爲祭產祔父承祭不必球爲過問球控府鄒公以鳳于既

有遺產自應置後球果應繼卽非妄告如因其首先控爭

卽予擯斥而女撥多貲魂惟祔食殊非繼絕之道矯枉過

三十正未昭平允飭令查釋例義定繼擬詳余爲之議曰例載

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

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夫曰許令承繼許

之云者未嘗勒令必繼也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

其告官別立其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夫曰聽其別立聽其擇立聽之云者惟其自主也細釋例義或繼或否皆由無子者主之若本人未經立繼固無容旁人干預夫承繼以承祧爲重非承產也生奉養死服喪謂之承祧必繼子與所後之親恩義相維今父鳳于夫婦生前並未立繼而於物故之後以爭繼者繼之死者不知繼子之爲何人繼子惟貪死者之有遺產恩旣無與義不相關是非承祧而承產也天屬之親莫過父子謂他人父本非幸事特爲所後之親擇立及爲房族序推以義制恩情非得已故爲人後者必有其所生父命之傳曰已孤則不爲人後蓋所生已歿無所受命也今父球父故多年旣非鳳子之所擇又非房族之所推復無本生父之命忍舍生我之恩求爲他人作後忘本貪財已爲不孝不能孝於所生之親安望孝於所後之親天道有知不福不孝之子異時祀產罄盡勢必非稻難供且鳳于與其兄久屬同居是其在生之日專依兄子以生今欲爲之議繼必先爲之分家以不知誰何之人忽攘其兄子之遺產恐鳳于死而有知亦傷心於在生之友愛矣通盤籌畫球無出繼之理並非敢矯枉而過正也人生鞠育之愛不鍾於子則鍾於女鳳于名下約有產二百七

十畝以一百畝酌給嫁女所以誌遺恩於地下以二十畝爲鳳于夫婦營葬飾其終也以一百五十畝援無子耐食之例立爰鳳于祭戶耐伊父名下令其兄子永遠奉祀則其父之烝嘗勿替卽鳳于之胙蠶長延不繼而自不絕較之准繼爰球似爲長策云云越兩月餘方奉批准後鄒公語劉君云汪友之議創而確吾細察之甚敬其爲端人倘萬一有是識有是筆心術不正不可倚矣未幾有援是案欺寡者寡婦黃俞氏年三十餘無子撫二女孀居四年矣族長請照耐食之例以其夫遺田四十二畝盡付宗祠爲祭產聽房長稽查租息以防售賣余大訝擬批謂耐食之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七

說所以杜不肯爭繼之習而非開房族攘產之風不得妄引爰案覲覩干咎四月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畱余在家相待九月回任余亦至館黃俞氏籲懇族長於署

令劉君

開燾

任內呈請耐產於祠劉君批准產立黃祠祭

戶由族長收租歲給俞氏租米三十百餘歸祠管取黃氏不得私賣遵依并各佃戶不得私向俞氏繳租遵結余曰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例得親女承受今俞氏孀居四年夫所遺田並未斥賣其能操家可知二女孤幼撫養斂嫁爲日向長其事甚夥種種貲費須俞經理且疾病醫藥之需親戚應酬之

用皆事所必有豈三十石租息所能預爲節限以例承夫
產之孀婦應受絕產之親女置之局外而轉以無干之族
長爲之掣其肘而攘其財不惟嫠婦含冤並使幽魂飲泣
無此政體亦無此風俗所有俞產四十二畝以五畝立黃
祠祭戶俟俞氏女嫁身故歸祠收息爲伊夫婦耐祭其三
十七畝聽俞經管膳養嫁葬或存或廢總不必房族顧問
以斷葛藤將署任所立祠戶改正歸俞并飭各佃戶向俞
輸租原送遵依塗銷完案十二月劉君陞九江府同知鄒
公先調繁杭州府至是調福建臺灣府以歲脩一千六百
兩聘余同往請命吾母吾母不以爲然遂不果行

鄒公號
寶松辛

病榻夢痕錄卷上

天

未進士先任紹興府爲政廉慈誠懇禮士嘗謂余必不以
幕終余既不赴臺灣屬劉君致意欲余執弟子禮余感其
知已諾之至臺灣後頗以書來情誼眞摯拳拳滿進京於途
次告病後十餘年卒兄方鏞號半谷壬午舉人工古文歌
詩書入晉人之室辱訂忘年交戊申卒贈余書文皆刻大雅堂集

受仁和李君

學李之聘

是年館西席者歸安孫丹林

宸論交甚契

丹林信果誠篤
學行並醇庚辰

舉人後改名辰東號遲舟中壬辰會元第一甲第二名進
士及第授編修庚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卒於闈今其長子
憲緒乙卯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仍赴平湖二月劉君卸事余至

仁和十月李君以戶書匿名許告去官受烏程蔣君

志鐸

聘遂之烏程到館知前友以辨沈二命案未協辭去檢案
則大愕沈二者沈洲之堂弟也沈洲與蔣四共船漁六月

中泊而修之泊處有屋兩間爲張氏所居沈二一夕懸屍
船上蔣君初驗沈二繩痕周匝疑爲勒死無可究詰刑求
張氏張氏供初與沈二有姦後與沈洲姦通沈洲妬姦謀
勒蔣四從而加功張氏聞聲出視畏威閉戶而寢如何懸
屍則未之見也照謀命問擬沈洲蔣四解府供大翻異故
特延余接理余曰沈二姦在先沈洲姦在後據沈洲供因
張氏待沈二情厚是以生妒起謀夫張氏以情好方密之
人目擊其因己而致死倉猝之中情不可遏何致默無一
言閉戶寢息且妬姦者沈洲與蔣四無涉蔣四何以遽有
加功況勒死在地何難棄屍遠處而懸掛自己舟邊揆之

病榻夢痕錄卷上

无

情理均無一是蔣君不能答因尋求其故則前友主之蔣
君成見若不可破余曰必爾獲咎甚大遂辭蔣君蔣君固
畱乃層層推駁屬蔣君覆勘沈二斃命之日沈洲等並未
相見亦並未在舟邊歇宿張氏歸寧數日並未在家查傳
張氏母族並沈二等隣石俱與縣供相符原審皆屬子虛
余屬蔣君乞本府發回原招作覆審改正詳請委員會勘
歸家度歲是年交餘姚邵二雲晉涵二雲經術淹通於
書無所不讀爲人孝友誠
和乙酉舉人辛卯會元壬辰開四庫
館徵召欽賜編修終侍讀學士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九歲館烏程四月爲

兩母建雙節坊於

大義里聚奎橋北岸初買坊基時

王太宜人曰饗飧無

寸地且省此數百金爲朝夕計輝祖謹對曰此大人千古

事也所費不過十畝田貨兒不肖不足以給一生幸叨

兩大人庇卽無田亦可以活坊旣成輝祖奉 太宜人謝

社廟神 太宜人稽顙百數方起額爲紅腫歸輝祖問故

太宜人曰我與若母薄命孀居分也兒積誠請 旌又

竭力建坊吾願足矣今日拜神將汝素行及所以事吾二

人者告求神鑒使汝一第則吾死瞑目輝祖泣 太宜人

亦泣累數時始罷余赴館 太宜人曰兒勉之好好讀書

下場也沈二案先奉委歸安府會訊與覆審同詳請另緝

正兇奉撫军委杭州府覆檢實屬勒死因蔣君與撫軍幕

病榻夢痕錄卷上

友有隙謂雖未成招幾成冤獄五月劾參革職蔣君尚未

卸事秀水韓君本晉已專使來聘會署烏程者爲戰君效

會 初任也藩司諸城劉霽菴先生純煒語之曰烏程劇邑

難治蔣令非延汪幕則擬辟矣友不易得當速聘之戰君

述以語余余感劉公之言遂卻韓聘仍館烏程七月至省

鄉試首題吾何執御乎執射乎次題日省月試三題由

史傳堯舜至於湯三節詩題桂林一枝得丹字五策經解

地兼水利吏治 試竣聞胡公由廣東藩司調任江蘇與

孫師偕遂之胡公署謁孫師孫師見余闡藝許爲必魁九

月初八日回烏程見題名錄知中式第三名舉人至杭州
謁本房象山縣知縣湘陰曾洞莊師光先言八月十六日

漏下二十刻余卷已閱訖置几右曉甫交忽有瓦墜於几
斜壓余卷厚不盈一指而苔痕斑剝急取卷覆校藏於篋
方就寢又聞几上有聲則余卷出篋陳几而瓦失所在次
早呈薦兩座主爲擊節已定元十日陸耳山師欲傳衣鉢
改置第三問余有何陰騭得致此祥余曰當是先人廕耳
嗣晤榜首德清許春巖祖京遂同謁兩主考國子監司業
後陸奉天府尹滿洲博虛宥師卿額內閣中書後陞左
副都御史陸耳山師錫熊知第二場詩第三場總集吏治
二策進呈

御覽俱述飛瓦事交相詫異內簾深夜戶牖皆閉瓦之來去眞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不可解傳其事者咸謂二母苦節之報云是科吾越中

式二十三人約日會讌余揖諸同年曰不須另會十二月

二十日爲吾母生辰擬稱一觴乞枉駕爲吾母光寵

屆期集者十有七人賓散太宜人曰二十年來惟今日

畧一舒眉吾庶幾可以對汝父矣自阻汝臺灣之行每慮

厚脩不可多得使汝去今年安得中知諸事有前定也余

自丁卯省試至此九度適在太宜人禱福之後天高聽

卑不信然乎是歲叔父獨身歸來知叔母及諸弟皆前死

叔父仍出游六月杭城大火七月德清民間有妖言羣相

驚惑以剪髮辮爲鎮傳至烏程屬戰君查禁後德清令阮

君芝生 坐是掛誤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交瑞金羅臺山 有高

會稽章實齋

學誠 臺山博學能文章兼通內典性情純一友誼篤摯乙酉舉人後屢試不遇卒於家

聞其子之明能世其業 實齋古貌古文筆橫茂能四自申所見戊子順天副貢生丁酉戊戌聯捷遊不仕

月下第卽南歸五月到家受錢塘芮亨齋先生 奉元 聘六

月至館九月初一日芮君侍撫軍熊公吳山行香畢熊公

受義烏諸生王學吾辭授芮君訊供芮君付余閱其辭訟

田土也而後有粘單則訐被控人家藏軍器語多不經余

思熊公辦事認真見此單斷不發縣發縣未必見單芮君

未言亦未必見辭近雜亂似有痰迷證若併單發訊恐預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存成見有意張皇因畱其單屬芮君專訊辭內情節果係

痰迷稟請遞義烏訊結知此事者惟甥孫志三 繼英 後二

十年 繼英 館義烏生應歲試考前列固安分青衿也向使

見單時稍鹵莽必成大獄造孽不小矣治獄之不可不慎

如此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一歲正月芮君赴天津辦差署事者爲胡

君 嘉粟 仍余接理三月二十日戰君署歸安有要案招余

商辦四月十四日家人至知王宜人病亟十五日到家已

帷堂兩日矣宜人於初八日得病病作之前爲余製汗衫

余因作題衫詩四首 衫成在睡黃疾作自夜午卽今衫儼然製衫人何所 寬窄恰稱身裁量

想手拊痛絕寄衫詞恩義憑記取 不著違婦心屢著恐
易腐一年著一回庶幾歷終古 我生衫在笥我死衫入
土衫灰心不灰 繪圖記事錢塘潘中書德園 庭筠 作王宜
同穴魂相語

人傳并寫寄衫圖見贈同人題二圖詞甚夥喪畢仍館錢
塘五月芮君回任湖州府招解烏程遣犯吳青華到縣寄
獄爲之慨然太息青華年二十一中壬午舉人負才不自

愛歲丁亥余館烏程主人屢言青華喫漕飯不可容當懲
以法喫漕飯者官徵漕或浮額黠者輒持短長倡言上懇
官懼則令司漕吏餌以金自數十至數百稱黠之力若輩
歲需專取給於漕故謂之喫漕飯云青華爲眾黠首推敢
必欲以他事去之余詢其他無劣行不可而止己丑漕將

病榻夢痕錄卷上

開徵吏爲策醉青華道至妓門誘以入甫入妓呼強姦吏

黨冒隣佑趨捕詣縣令素愎且有成見乘青華醉不省事

錄供繫獄次早覆訊青華不承令白太守太守尤酷烈立

提親勘以妓與隣佑爲證批其頰威以三木青華遂自誣

從重外遣在青華恃符貪玩法應嚴治而以文致坐之轉

非信讞臬司提鞠未嘗不哀籲呼冤而獄已成無益也後

捐陞知府去一子天絕悒悒而卒守以他故被議捐復原

官發四川候補犯事枷號二人造孽不止此事此其顯著

者天道好還捷如 曩余佐胡公督理蘇松糧道時綱紀肅
桴鼓豈不信哉

清徵漕之縣無不兢兢奉法斛面浮一指半指卽干譴咎
其時漕船過淮總漕楊勤恪公錫絨秉公盤量米色小不

乾潔節責運丁運弁丁弁止較米色不敢向州縣別求津貼督運之員皆無雜費是以徵漕者無可借名浮收比募浙江風猶未改甲申乙酉以後運丁詭稱沿途費用勒索州縣米色錢逐歲加增州縣因以爲利恣意浮收甚有七折八折內加外加之名愿者重累視輸漕爲畏途黠者生波盼徵漕爲奇貨官旣自決其藩民遂敢越其畔上官以爲源不易清陽禁之而陰庇之民之撓法者亦不敢明正其鼻以故官肆民驕習爲故常者青華之所爲其由來者漸矣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夕海水溢入西興塘至茱家灣八十餘里蘆康河北海塘大決其餘決處甚多塘外業沙地者男婦淹斃一萬餘口屍多逆流入內河內河浮屍及殯厝舊棺無算兩日不能通舟余家水二尺餘越日而消十月繼室曹宜人來歸宜人同邑貢生曹韞奇先生女也歲暮以會試辭館是年十一月楊氏生第三男繼埒交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會稽陶午莊廷珍及其弟南園廷瓊午莊爲人豪爽敦

絕乙酉拔貢生辛卯舉人終甘肅肅州州同南園神情

諸暢以善書名處約而能養志己亥舉人辛丑進士今貴

州清平縣知縣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二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同邑來江臯起

同舟遂訂交焉江臯內行修謹與人交誠爽不欺能任

歸養養事畢榜發本房翰林院編修今山西布政使南康

謝蘊山師 敬昆 閱薦未售五月旋里受海甯劉君仙圃 雁

題 聘以故人戰君官嘉善辭不獲因卻海甯至嘉善七月

戰君調富陽余偕行八月戰君調入闈余歸里九月葬

先考 先妣 先生妣於山陰縣秀山之麓遂買航塢山

麓葬兩伯祖伯祖母從伯母遺櫬而歲祀焉十月孫西林

先生爲甯紹白兵備道從戰君假余贊理曩 徐太宜人

言外家居鄞城門臨石橋屢屬友人訪求不得至是親履

廂坊凡四日有橋之處無不周歷間遇徐姓人舉舅氏名

問之絕無知者泫然而返歲暮以會試辭是歲叔父來歸

不復遠游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江臯同行同寓

四月揭曉江臯中式余下第俟吏部揀選五月初四日出

京六月初三日到家海甯劉仙圃已於五月送聘里門望

日還余到館余素不解書法見中式諸君寫殿試策有規

則館中方定臨帖日課是年三女生歸長女於同邑貢生

陳六彝 宗周 次子景會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四歲館海甯新例禁延本省幕賓余辭館

會撫軍以杭嘉湖公事繁劇有熟諳地方情形者飭府縣

暫行畱止另延妥友更換劉君遂稟請畱余時孫西林先

生由河庫道調任上海巡道孫師專使關聘余欲行劉君

稟辭是年四女生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歲館海甯二月二女殤女字同年山陰

王渭占兆嘉子七月先叔父卒葬航塢山八月海甯陞為

州仙圃調平湖署西防同知余歸里壬辰會試前同年許

春巖見余課藝謂骨節生疏後果下第歸卽銳志揣摩是

歲間日必作一藝時來江臯授徒里門孫遲舟主東陽書

院講席一藝成必分書兩篇寄二君評閱或不愜遂改作

至有三四易稟者撰策拾十卷手錄至除夕昏定方畢交

餘姚張潛亭義年潛亭乙酉拔貢生於潛縣訓導俸滿

助教銜充四庫館纂修官丁酉中順天鄉保題蘊藉博雅敦友諳後欽賜國子監

試舉人戊戌特賜殿試未及試而卒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四十年乙未四十六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三月初三日抵京師

春巖來閱課藝謂火候已到可必中初五日疾作勢難入

闈春巖來診視曰傷寒尙輕不可不試萬一不進場見闈

題必悔疾且加劇陶午莊亦規勸甚力邀余同寓初八日

力疾入闈三場惟啖生梨不能粥飲也試畢漸愈命四書欽

題首荷日新三句次仲叔圍治賓客三句三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一節詩題鏡右觀書得風字四月初九

日揭曉中式第四十六名大總裁為兵部尙書後陞大學

士無錫嵇文恭師璣刑部左侍郎今大學士韓城王惺園

師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滿洲阿爾齋師肅本房翰林院

編修宜興湯辛齋師先甲是日午門謝

恩謁辛齋師知闈卷爲兩齋師拔取本中第三文恭師以詩句
用重瞳嫌史記不專指虞舜不便進 呈移改今名嚮者
己丑下第歸輪將發虔禱前門 關帝問此生得成進士
否籤曰新來換得好規模何用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
息到崎嶇歷盡見亨衢意謂必遭蹭蹬方可僥倖至是公
車四上途次偃蹇多端至京卽疾作可當崎嶇二字復禱
於 帝籤曰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把信音乖癡心祗
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自分必失矣闈中見題紙苟
日新三句意新來則規模當換妄希弋獲力疾終場果受
知于兩齋師耳邊消息亦復奇驗鄉試第三會試名次如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之豈非連理爲詩所累續籤實已預示因憶往歲戊辰負
笈山陽與同學沐陽胡茂才江表偉過城隍廟拜問科名
末二句云雲程萬里君須到得路先憑博陸侯每過省試
主考簾官從無霍姓久亦置之戊子鄉榜後謁兩主考聞
同年相語多稱博陸二師始悟神籤之巧今會試得售蓋
所謂雲程須到也十四字中隱該鄉會兩試遇合一科一
第數之前定如此他可知己二十一日 殿試二十五日
臚唱第二甲二十八名

賜進士出身二十六日午門

賜表裏輝祖領得寶藍花緞一疋月白潞縐一疋二十七日禮

部

賜恩榮宴五月初二日國子監釋褐初八日朝考十四日引

見奉

旨歸班選用十六日得家書王太宜人于三月二十六日棄

養遂呈報丁憂書嬴券次日南還鄉會座師及同年俱以

吾母節孝素著京邸理當成服受弔因畱數日於鄉祠治

喪撰考妣行述乞周海山先生題作墓表邵二雲先生

作墓誌銘先是

欽命大臣覆閱朝考卷輝祖取第四名翰林院傳驗派武

英殿辦理黃籤以憂不赴六月初七日出都取道泰安二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十五日至王家營渡河雇舟星夜飛行七月初二日到家

九月初一日受署慈谿黃君元煒聘至館聞臺山游四明

寓鄞縣邵吏部雙橋洪家齋手鈔雙節贈言藁赴鄞求正

臺山慨諾即將所撰先人行述三篇潤飾字句并講古文

之法大有會心既回慈谿臺山以陸續所改文字寄還九

月二十七日辭館又赴鄞別臺山將贈言諄求覆校十月

初四日歸家初七日受海寧州戰君聘卽夕赴館十一月

歸爲吾母舉殯合葬于秀山之阡仍赴海甯至歲終平

湖劉仙圃申前約遂辭戰君是年七月十四日第四男繼

培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歲館平湖孳兒子繼坊課學四月十一

日晝夜大雨聞家堰西江塘決江水侵入內河近塘廬舍

頃刻水深丈餘幸人口無傷漂沒厝廬無算北海塘亦決

水由決口入海勢漸消余家水三尺餘是年介邵二雲乞

江西新城魯君絜非仕驥撰雙節文字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歲館平湖四月孫西林先生來為浙江

布政使專使相招念仙圃舊誼不敢就時惺園師方督學

浙江孫公屬王師轉致誠悃必欲相佐余以義不當辭卑

就尊且孫公與大吏臨汾公若水炭孫公剛正以剛佐之

必折如勸其委蛇又非輔人之道惺園師甚善余言是年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交歛縣鮑以文廷博以文諸生博通典籍為人醇雅魯

絜非撰汪氏世德傳寄惠并道締交之意余未敢許既而

書屢來陳義甚篤聞其內行修謹并讀所寄稟如義莊儲

穀諸事仁心實行具可師法遂齒序焉余生平神交絜非

一人而已手書最多規戒之言絜非辛卯進士以親老告

養後改名九臯官山西夏

四十二年戊戌四十九歲館平湖五女生四月縣尊談公官諸

詳請執業田產按號領給清單遇有賣買同契送驗換單

始准開除撫軍批藩司議詳余適謁西林先生先生訪余

利弊余曰不可行也民間賣買向憑戶冊有冊而復給單

是贅設也開收例禁驗契以杜需索守候今併驗單是違例也夫民不急不鬻產官不暇不驗單民不必乘官之暇官不能應民之急設遠鄉僻壤孳婦孤兒割畝謀餐易田供斂均難稍緩須臾契單在官斷不能立時驗給計窮勢迫必至別釀事端且一號之田多或數畝析授歸併朝分暮合舍業繳單已極紛擾不幸水火盜賊籲請補給例應查訊不免稽遲吏胥從而抑勒訟獄必致滋繁如慮號畝舛錯易於影射果審係價買勘明現管四至與契載相符即可據以定讞其從前失除誤收者祇准改正完糧不得藉端奪產亦因而勿擾之一法先生首肯詳院檄縣停止

病榻夢痕錄卷上

單

而領單之戶業已不少數年以來邑多空號飛糧之訟實肇於此設所請得行其弊且雜出何有既極利不百不興宋李沆所以不輕徇陳奏也六月西林先生卒於官送之蘇州九月得維縣韓理堂先生夢周書知景溪師卒為位祭之是年交餘姚翁鳳西元折鳳西恬粹有識度學問通雅甲午解元辛丑進士今為

雲南廣南府知府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歲館平湖三月初二日第五男繼培生今名

繼壕仙圃陞杭州府東海防同知余歸里余幕游所主與仙

圃交最厚

仙圃光山入庚辰進士為人誠篤治慈明能知大體上官之不賢者不以禮遇亦處之泰然也

今為貴州銅仁府知府

五月受署烏程興君德聘縣有馮氏因本宗

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衛公批准余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卽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是年鐫雙節堂贈言集錄二十八卷成附錄一卷王宜人傳誌也自丙申推兩母遺志徵紹興節孝事實至是得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嵊縣凡三百五人呈藩司國公柱轉飭各縣備案扁表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一歲館烏程四月前烏程徐君朝亮回任

聘余接理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第六女生興君補金華縣訂同事九月龍游王晴川士昕到浙爲惺園師族

病榻夢痕錄卷上

望

子興君出王元亭先生猷門下晴川叔父也會惺園師復督浙學屬興君讓余佐晴川十月至龍游是年具蕭山縣節孝貞烈事實呈惺園師請給扁旌並于節孝祠廡附主以祀纂越女表微錄五卷鏤版分贈節孝後人仍續探上

虞新昌二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歲館龍游四月兒子繼坊入紹興府學

娶同邑貢生朱斐亭鏞次女海鹽令張顧堂力行湘潭人

介仙圃以禮幣來奉先人行誼文字屬余校定蓋張氏世多隱德顧堂曾大母馬以節旌大父岬亭先生祖緒邑人

稱張孝子故藝林投贈之詞甚多余爲分類編次其詳紀

世系墳墓祭田及誌表銘贊曰追遠錄三卷紀節婦者曰表節錄三卷紀孝子者曰闡孝錄二卷而附以顧堂母氏壽言二卷曰壽萱錄通名之曰垂範集凡六閱月序而歸之是年正月晴川赴杭州縣民盧標於十三日戲鐙與隣人余某爭道互毆盧被余某踢傷小腹不能言語當晚昇至余某家稟典史驗傷痕取保辜延外科調治至二十八日傷痊送歸二月初二日文昌神會盧赴飲醉歸越夕身熱屬其弟延內科汪姓診治至初九日病故報驗鄰邑湯溪何君代驗小腹傷痕與典史原報傷分寸顏色相符正敘迎鐙爭踢一節錄供通詳而汪姓醫病未曾詰實晴川

病榻夢痕錄卷上

望

歸縣覆審余以爲小腹致命係必死之傷當速死之處例不得過三日今盧標之死距踢傷二十七日在保辜正限之外自余至盧路隔里許二十八日卽能步行歸家則原傷久痊可知初三患病不延外科而延內科則是病非傷可知晴川傳注醫細鞠進出藥方醫案盧病起傷寒屬實余又念受傷痕迹日遠日消受傷顏色日遠日減盧死已閱二十七日而屍身之傷與生前之傷毫無消滅恐驗亦未確因屬晴川詳請會同原驗官覆審至十月會鞠何君堅持初詳晴川遂專詳請委賢員開檢屍腹腐爛耳根頂骨並無紅色委員蘭谿梁君不敢填格十二月晴川攜骨

起杭州而何君已於大計案內參才力不及矣第六男

壇生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歲至杭州臬司李公

封

與何君有舊欲

遷就初詳晴川不可復委處州府楊太守衢州府王太守

覆檢盧標牙根頂心無故李公親檢以方骨黑色爲小腹

磨傷令將余某擬抵余以洗冤錄閱載並無小腹受傷須

驗方骨之說且傷痊則歸期可證病死則醫藥有憑反覆

稟辭臬司俱不批閱惟云王君倔強總督兼撫軍陳公輝

祖頗躉晴川之論而杭城之官與幕皆謂盧標死于限外

十日之內余某擬絞亦須奏請罪可減流議余膠執余曰

病榻夢痕錄卷上

望

居停吏也吾以律例佐吏知奉法耳法止於笞而欲入之

於絞分不敢安晴川信余甚篤雖上官同寅不計也然其

勢不能與臬司抗五月初一日余托故辭館當是時盧案

共稱方骨案有新城縣婦孫葉氏自縊稱逼嫁案省城籍

籍無日不論此兩案逼嫁案者葉氏年三十有四初嫁於

黃十七年而寡再醮孫姓未幾夫死前妻有子四歲遺產

二十餘畝惟一短雇工人秦某相依度日總麻姪孫樂嘉

以瓜李之嫌屬葉辭秦另雇葉諾之而遲久未覆樂嘉詰

秦則以負備值爲詞久雷如故族長孫某與樂嘉商以人

言可畏勸其改適葉以娶主難得受人請俟稍緩會近邨

周姓斷絃族長商之樂嘉欲爲葉作伐秦某聞之告葉葉令秦作抱呈告樂嘉等逼嫁比縣批查族長等覓秦理講秦逸去因斥葉不應妄告葉譏秦主謀卽於是夜乘間投纒縣以樂嘉爲首照威逼小功尊長律問擬杖徒府駁葉雖醮婦旣不願嫁未便強勒應照威逼孀婦自盡例充發及詳院陳公以族長等商同嫁賣必係意在圖財委錢塘縣覆審將族長擬絞樂嘉擬流撫軍以罪名屢易改委湖州府同知唐公若瀛審理唐公會署蕭山素知余出詳冊

見示余見歷次供情俱近支離惟原驗情節甚明葉屍面抹脂粉上著紅衣襯色衣下著綠裂紅小衣花膝褲紅繡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

輦臥樓一間內係葉室中間版隔無門外卽秦牀因語唐公曰歷訊皆舍其本也不惟不應絞不應單且不應徒也一杖枷完結之案耳唐公曰何故余曰葉之死距孫死不及一年而傅脂粉服皆艷妝此豈守寡情形舍十七年結髮之恩守十一月後夫之義天下斷無是情所謂守者殆不忍舍秦耳秦以貧傭工斷無無工價而長傭之理樂嘉勸嫁之說葉未嚴拒周姓議姻之語孫未面言訟起於秦事發在逃樂嘉等根問秦某下落並非威逼可比是葉之輕生由於秦去惟秦是究自得實情唐公然余言而誚余盧案者兼誚余是案杭城之官與幕譁然如一口唐公勸

捕秦某到官鞫實通姦並無逼嫁情事遂科秦姦罪樂嘉
等照不應律分別杖枷詳結得行余志而盧案以臬司成
見委員竟以方骨爲證擬余某以絞自余初習幕及作幕
二十餘年凡爲幕者率依律闡義辨是非於一定不敢絲
毫假借爲吏爲上官者據義勘酌惟律是遵雖顛預如臨
汾中丞剛愎若如臬觀察事關人命猶不敢徑行己見一
二年間風氣頓易律例幾不可憑而幕之風氣日下矣是
時吏治亦極難問蓋以總督兼巡撫權統於一牧令初詳
未協皆可乞恩抽換撫軍樂屬吏在省各府常駐行館縣
亦常有三四十員稽留省寓或請回任撫軍輒不悅故不

病榻夢痕錄卷上

望

敢不畱日一謁上官外無所事事則相聚飲博甚至盲女
彈詞流娼侑酒毫無顧忌較臨汾時殆尤過之余欲赴江
蘇就館會臬司陞湖北藩司晴川調繁歸安惺園師爲晴
川畱止余不可師曰龍游堅守子說甘心忤上官者數月
子去渠不另延幕友案完卽欲告病以身有官累不能遽
行其意今臬司已去復不必再反龍游與衢太守相離子
柰何不輔之余因偕至歸安是年因龍游案久寓省城適
惺園師試竣在省時謁見或數日不謁卽使召終日侍
坐暢論古今備聞立身行己之大端書紳自凜師亦以韓
祖可與言也教誨不倦於守身之義大有裨益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歲館歸安歸安舊習頑嚚相仍喜上控
而不求審理故善良之累余知之甚悉與晴川約凡上官
批准之事牘畱內署先密提原告與應審人等刻日質訊
多屬子虛卽治以誣告之辜又俗喜以賄以姦以侵佔水
利以朋充牙行憑空許告而吏胥藉以生財余皆屬晴川
禁止大爲吏胥所忌有丁姓者首賄牽累縣不准理改名
控府被告諸人皆與縣辭無異先提原告到案晴川訊無
賄具卽擬誣詳結其黨郭姓復改換情節控府行縣正提
犯聞會余以他事歸里忽另役至宅門面言丁案同賄多
富人賄余故脫郭姓親見孫姓過付闖者轉稟晴川晴川

病榻夢痕錄卷上

吳

曰此誣也催提郭姓而余至館知之促晴川訊則孫姓過
錢有據密遣幹役提孫姓隔別研訊並無其事質之郭姓
供有丁姓所屬暫將郭姓收禁提質丁姓則其說出自縣
役訊役則得自傳聞余曰此事瞭然矣役樂於誣賄而余
不辦是絕其生路也舍誣賄而言賄訊賄則被誣之人終
須到案至審虛而役已飽橐矣今旣出於役究役卽可止
將役與丁郭分別杖枷完結案旣定余辭晴川晴川曰事
已白與君無與也何辭爲余曰設余避嫌將惟役之是徇
否則終受其累且是說豈惟役哉正恐闖人亦與謀也晴
川固畱越數日語余曰君其神乎闖人王節吾舊人也然

是說實彼主之日來役與郭姓欲首若賂以金方止因遣

王節而信余愈至是年

繼坊

食餼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五歲館歸安二月

壇兒

痘瘍

五十年乙巳五十六歲館歸安三月

繼埔

娶山陰國子生冀升

之堂

長女四月奉

部行湖南巡撫陸公耀

奏請現任官

親老獨子循例終養晴川母七十有一無兄弟遂詳請終

養八月解任余歸里自壬申佐幕至是三十四年游江蘇

九年浙江二十五年擢主而就凡十六人俱有賢聲余性

迂拙不解通方公事齟齬卽引不合則去之義幸主人敬

愛無不始終共事畱別同事詩有一事畱將同輩述卅年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七

到處主人賢之句殆天之不忍飢寒我也幕途甚雜不自

愛者無論亢者自尊卑者徇物故同館雖多投分絕少甲

申乙酉數年頗受排擠無非玉我於成生平所師事者一

人諸暨駱炳文先生至友事則山陰婁培安

基

無錫華西

峙

岳久作古人今惟山陰蔣松谷

五封

而已余初幕時歲

修之數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金

已爲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百壬午以

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

均非昔比矣吏之爲道必周知所治人情風俗方能措之

各當吏或不解此義舉一切政事盡委諸幕友幕友與主

人無葭葦之戚無肺腑之知儼然爲上賓受厚脩則所以效于主人者宜以公事爲已事留心地方關切百姓使邑人皆曰主人賢庶幾無愧賓師之任不此之務而斤斤焉就事辦事僅顧主人考成錢穀刑名分門別戶已爲中等甚至昧心自墨已爲利藪主人專任其咎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二十年來余所見以不義之財烜赫一時不數年而或老病或夭死或嗣子殞絕或家室低離者回首雙綠電光泡影天網不漏可爲寒心時乙未進士奉部截取已二年因請咨謁選是年續採上虞新昌及山陰蕭山縣節孝具七十四人事實呈督學寶公

光緒

行各縣扁表並纂續

病榻夢痕錄卷上

哭

表微錄一卷附前錄後今新修紹興府志所載婦女俱採入矣至杭州劉仙圃方陞南寧府知府畱余信宿謂余曰吾初與君交闔署上下無一愛君者皆畏君矜嚴不可犯君獨重君能得君益君遇知交終日談無倦容非愜意人對坐無一語此可幕不可官也官與幕異徑直不可行須相機婉轉庶幾上下協和相愛相規真藥石之言譔在治藥言二卷鮑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二集

五十年丙午五十七歲正月王晴川書來將歸義州訂舟行

同赴張灣人日同人公餞贈詩寵行作詩八首寄謝

折柳

氣味親陽關歌罷又陽春詩裁背面都如話語出知心自見眞到處合求完本分歸來應可質同人鹿鳴篇裏周行

義書偏顯孫別後紳 手丸熊膽望何如說到焚黃報已
虛死悔成名遲二紀生慙學古負三餘爲人論定當官後
行事好須立意初不是良朋眞愛我誰臚先德勵羈車
表節 恩兼 賜第 恩戴天無計報高闈可容
更戀黃綢破幸不能勝綠蟻尊政譜敢希花滿縣家風會
記萊餘初故人鄭重勞相勸一寸靈臺曉夜捫文章許
約鍊黃金祇應飽啖姑臧韭未擬開調單父琴好夢長憑
時鳥喚鳴鳩啼罷費沈吟 卅年代斲手無傷伴博虛聲
拙許藏佐治私憐今令長求全愛說古龔黃隨身竿木從
人看異味鹹酸到口嘗怕是病根醫不得平生誤坐次公
狂 官最難居父母名人歌人詔自分明時因會遇俗和
事算到親民易寢聲才拙預籌勤補綴時登會遇俗和平
談經讀法書生分莫計三年考課程 秋中詠吉又春開
愛看閒雲勝愛官人說畫蛾新樣好我愁騎虎下時難未
能分料先辭鶴苦要畱香徧藝蘭贏得千金宵一刻銓前
吟字課兒安 什襲行衰絕妙辭贈言遠過百朋貽焚身
象笑生多齒畫足蛇憐飲失厄作劇難殊觀劇日還山計
定出山時不知宦海收 展先墓作七絕四首示兒輩 不羨
帆後可有人吟餞別詩

病榻夢痕錄卷上

吳

不計財書生官是偶然來吾今老大何奢望只盼承家汝
輩才 依人懷抱帝天臨幼體甘貧直到今倖得全家資
祿食敢因從宦負初心 名最難居父母官拊循不易沉
摧殘忍收百斛蒼生淚灑向孫枝未許乾 徵書到手幾
徘徊自信頭方非吏才臨別一 晴川約三月十八日首途
言吾不食焚黃事了便歸來

孫甥蘭啟 繼 著 同行屆期倏喪至杭州聞

欽使到浙盤查虧空遂至湖州會晴川覆檢交代冊逗畱五日

迂道烏鎮別鮑以文同至吳門舟中讀天水冰山錄爲嚴

嵩籍沒入官貲產簿題跋歸之以文又出示楊忠愍公手

書冊子凡十八葉通十種蓋公在錦衣獄感提牢應養虛

調護之義書此以贈後有王鳳洲王治哀輓詩文敬跋數

行於後以文以鈔藏祕本沈棗春秋比事二十卷吳澄春

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贈別而去訪金匱鄒孝廉半谷

先生方鏐諸布衣類谷先生洛至常州泊舟毘陵驛驛隸

武進縣憶乾隆十八年外舅令武進余爲贅壻外舅丁憂

解官常州太守胡公延余入幕十九年二月子身襪被由

杭州附澹板船房艙初八日晚出許墅關順風揚帆三更

至此大雨如注舟人促上岸無可駐足借宿驛舍驛子以

余寒寒不顧問獨坐皇華亭五更燭滅愁慘長吟雨聲與

吟聲相答邏者訝之告以故假燭半枝至黎明謁太守旅

行苦逆風不謂順風轉足爲累三十餘年客游惟此宵最

爲悽寂故余一生幕脩所入不敢妄費一錢回首前塵久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

成陳跡念贅居時情事如在目前而前婦亦登鬼錄十有

七年方余困阨時前婦有言夫子必貴恐我不及冠帔耳

今何如耶不禁淚潛潛下作感舊詩八十韻古驛蘭陵道

韶華春欲暮麗景日當天根觸懷疇昔塵踪湖棹連歲維

手絕癸建兔月初弦婿笑滔于贅翁調單父絃循聲推協

贊赤縣慶超遷我亦攜家累困之藝俛田仲華藪廿腹乃

倩續三千甥館餐愁素衙齋幕試摹硯書殊草藪甘腹乃

便便何幸黔婁妻能逢德羅賢應官初事了入室得人憐

起慣驚雞唱妝慵鬪錦妍畫眉深淺恰佐讀墨朱研瑣闌

鶯簧度雕樞燕剪穿玉臺奩乍掩銀蒜戶高簾並蒂花頻

刺同心結屢纏量腰裁白氎擅哀拭喬女剛啼祿宜男更

吟苕苕篇筆牀安碧慮繡榻臥烏圓嬌女剛啼祿宜男更

製蟬職修獻履敬望慰倚問懸賴是忘行剛微聞喚比肩

有時勞藥裏輒自典花鈿小食錫絲結嘉肴縮項鱸手營

都脆潔鄉味務芳鮮感額躬祈代怡容命許延感茲恩義

篤誓欲死生聯每勗層霄上毋甘矮屋卷槐黃勤夏課蟻

戰慕羊羶盼領吹笙宴慙同磨鏡輒醉惟隨罷駝誤竟斥

鳥焉短盡英雄氣參來默照禪杜羔羞寂寞祖述待騰騫
疑睇機先下攤書燭與然不辭依鮑鹿曾未貸戎錢水鏡
光俄蝕泉魚痛莫捐誰爲東道主暫穩北窗眠酒乏尋常
債衰輕九萬箋牛衣縈密緒蓋篋理殘編戶藁裏時祭攀
蘿草故塵加還箴七雁濡豈足蝸涎債忝虛聲竊文叨儼
體傳通才求記室虛左啟賓筵樂職須工賦徵書忽上前
誰圖交落俗遙賈帛裘堯太守急湘湖道遂伯武宣饑充
名士餅招用庶人旃違使期方急弼溺道遂伯武宣饑充
踽相對涕漣漣母老貧扶掖瓶空倚弼溺道遂伯武宣饑充
迹磨牛旋穎土原無僕揚雄祗有鉛此身真似寄到處合
從權路出重關遠帆手過鳥翻李膺舟可共摩詰病纒痊
詎謂封姨力蘇增羈旅痕郵籤鳴之夜客歸泊東阡睡美
甜鄉熟登呼彼岸先魂飛驚露鶴神休勸鷓鴣進退籌維
谷生疎計總邈恥逾牛後辱甯鴛馬曹度敗几蘆簾畔腥
聞豆櫪邊形孤盞燼暗漏盡析音闌醒久衾如鐵更長夕
抵年淚兼檐雨滴夢逐海濤顛悔教來成錯違云謫是仙
薰香慳石葉寫問屬陳元擬水將趨壑非夔那惜蛇平生
多獲落憶此最拘攣丁運傷榮薄合情寄渺縣途窮堅樹
立境換念陶甄遲久儋千佛壺衰就四銜亨屯思歷歷親
故誼拳拳墨綬 王程近黃壚宿草芊所悲榮五殺不及

病榻夢痕錄卷上

至

報重泉遺挂彌珍重歡惊曷補填便容膺 敕贈可易慰
幽悃契永題衫什癭畱隔世緣浩歌添腹痛擲管扣紅舷
時江南水禳過吳門卽見

上諭膳黃因災加賑抵無錫見官設粥廠詢市米價一石四千

三百錢丹陽米價更昂每石四千八百流丐載道泊揚州

見城內大家多粘四十九年五十年舊訃帖及新訃婦人

皆綴夫銜名出訃或用叔或用弟死者之子及承重孫轉

附後妾則稱某公淑配下以杖服子著名亦有稱降服子

降服孫者殊非禮意自揚以北尤覺蕭條疫大行泊淮安

訪許虛舟師卒已三十年世兄 重履 未見清江惠濟聞頭

二二三壩壩外老黃河堙塞出新開河河甚淺窄僅容糧

艘惟輕船可旁行向來洪澤湖水至壩口與黃河水相會
湖水入江河水入海湖自乙己淺涸水不能至壩口故河
水挾沙而下致塞舊河新河自甲辰始開今河水亦小舟
行頗不便利楊家莊新設小壩口甚窄止容一艘故自楊
家莊至白洋河遷延五日洋河鎮隸宿遷縣米至制錢十
千二百文一石豆價與米價等豆腐一斤錢十六文麪一
斤錢七十六文屍橫道路未至鎮有一老丐塾師也戚然
哀之作詩以記

馬年建龍月謁選之京畿喧傳山東道凶
歲人化僑遵陸多恐懼眠食託篙師誰謂

蘇常間愁苦踰浙西渡江歷揚淮所見彌淒其道如戶
林往往從流漸將至洋河鎮水淺數日稽散步思問俗里
舍半伏屍畧辨男與女身無寸裳衣邇近僂窳枯瘠存
鯨皮爲我陳近事欲語先涕洟少小粗識字授徒博一紙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都都平丈我甘受俗子欺去年丁奇旱失館百事非眼中
萬黔首耘籽苦失時丁壯力轉徙老羸乞漿糜富人豈不
仁自抹亦已底初猶稍稍可後惟顧而噫百呼無一應活
命樹上枝漸漸及土草未易逢覺茨臘盡慘嚴寒春雨
雪霏僵死十四五懸喘爭早遲豈惟困凍餓疫氣連路達
不見道旁屋毀壞無幾遺卽今麥在眼入口尚無期斗米
錢千餘蔬菜如靈芝有兒適異縣生死久不知有女年十
五無家安所歸六日斷漿水氣息在君看市上組強半死
賤究何裨所痛委溝壑交酸淒 皇仁天廣大振貸百
人難語罷更鳴咽聲色交酸淒 皇仁天廣大振貸百
萬貫諄諄戒長吏詳慎察創痍人命賤若此得毋吏職虧
抹荒無良策自古重嗟咨淮徐連充青踵接皆病黎我昔
佐吏幕禱祀祈豐綏矧今行就銓父母爲有司私望玉燭
調祥和周四陲骨肉常相保人壽其庶幾傾聽歌鼓腹敬
成樂 士人謂二麥大佳然兩岸田多未種蓋人皆逃亡或
死屋上所葢葦稗亦俱毀去又行三十里爲亨濟聞見八

九歲女子多有父母引至客船覓主願收養者聽覆之則

涕泣而去夫婦二人年俱二十許沿河呼號夫欲賣婦自

活蘇州衛前幫舵工以四千錢受之一老人挈女子一年

十七男孩一年五歲女子得錢二千男孩無人顧問也余

作詩二首傷之鬻婦行云枯樹猶有皮小草自有根結髮

樹皮亦盡願爲共命鳥枵腹相依同日殞郎憐妾妾憐郎

一生兩生一亡兩亡天實爲之命不滅郎命重于鈞他日

生兒承祖禪妾命輕一葉馨身尙可資郎食相嚮淚浪浪

沿街索主無歸鄉青蚨多少曾不較誰能增益一口糧

巖大扁舟長隄織與郎乞求所適一步徘徊一迴看憐此

難望同井邑金閨運丁愛嫻娟有貴在囊米在船可憐此

十操家女換得卅百青銅錢良人收錢還願婦運丁鞭叱

下船走糧船歲歲隄上過郎能再近船邊否鬻孤篇云

四十衰媪人誰憐十六七女錢五千元漸少錢漸減猶

能乞與往來船獨有男孩人不惜啼嬰往往委道邊垢面

老人年七十孝五歲兒語連連首如崩歸角淚雨下謂此兒

繫祧五傳悲哉兒母吾子婦子亡婦亦歸九泉吾老何由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可兒食兒命知無旦夕延長隄稽首辰過午莫之顧者頻
呼天隣船著頭心惻惻餽以胡餅裹以糗許爲養子攜以
北約畧酬之三百錢小兒雀躍趨僕抱老人嗚嗚夕未旋
誓不敢受賜兒直惟願撫兒得長年黃昏捩舵篙欲發老
人再拜聲淒然主人勸慰起掩涕眼光遙注北去舷嗚呼
小兒喜得所誰念老人溝壑填方信生男不如女女直差
可供粥饘我哀老人心舟次皂河登岸有婦數人掘野草
薤結剪鐙爲作鬻孤篇

一種狀如辣蓼長寸許葉有微毛土名蒜梨子可屑粉爲

麩一種葉如菊土名灰菜可炒食一種如蔥中空而叢生

土名寶蔥亦可煮食婦曰此間食野草者數月食之面發

腫脹不旬日而死者所在多有死無棺埋於土輒被人創

發刮肉而啖余不信一婦引至河岸有土穴四處俱創開

骨尙狼籍并有剝下屍遺破衣在地爲之慘然是年江西

剝船用爲長剝俗呼小糧船大王開小糧船淺阻迨至臺
兒莊已四月二十日矣越二日晴川舟至遂別晴川舍舟
遵陸晤常熟邵君竹泉及其從弟雲翹赴直隸總督幕雇
車偕行抵滕縣界河食新大麥麩大麥尙未甚熟人已不
及待也東阿舊縣道中見小車攜老孥幼由北而來幾三
四千輛問之皆景州德州人赴濟寧拾麥資生五月初一
日至甜水舖車軸忽折邵君先行次日德州過河聞邵君
薄暮至州所乘車役捉當官另換小車而去尙有數客無
車可雇徬徨道上乃知折軸免捉亦天幸也作捉車行詩
捉車何喧喧夜打旅舍門云是星輶使火急催南轅主人
色慘阻語客聲酸楚客若速發吾受苦銀鐺鎖項奈何許

病榻夢痕錄卷上

翁

我聞荆北使者去未還相公治河駐淮安王家營車八十
輛置之河干虛以閑捉車捉車安所用坐車無益悲滯壅
青蚨十貫入胥囊瘦馬曳輪連夜送車徹不容擇往
往中途傷逼仄僨轆濡軌時復聞歌行路難誰與恤問階
此厲者伊誰指揮聞是司牧兒司牧由雄縣而北漸有豐
兒橫若斯嗚呼堂堂司牧知不知

年之象民氣和樂矣五月初九日至京師主徐端揆銓端

揆故人顧亭第四子也雖給事吏部而門無雜客寓王文

簡公古藤書屋寬廠無暑氣甚樂之彙錄北行日記一卷

謁各座師及同年并知交之在京者高郵貢生陳小南肇

麒介端揆執贄問學是科中式六月吏部投供王惺園師

順天鄉試

命校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會稽茹三樵先生敦和商權吏

治左都御史今兵部尙書河間紀曉嵐先生昉余乞雙節

言久矣往反未見先生見越女表微錄甚契屬邵二雲約日候余因走謁蒙賜五言古詩一首相賞篤至余嚮讀先生闡藝鄉會二試實有淵源因修弟子禮七月原選容城知縣年老改教余與董君書擬備二十八日出京閏七月初六日至熱河初七日引

見奉

旨用董書八月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九月初三日王大臣驗放十八日吏部給憑呈吏部告假回籍省墓呈戶部借領養廉銀四百兩端揆屬捐加二級備公過抵銷非余意也得浙江鄉試題名錄兒子繼坊中式第六十九名

病榻夢痕錄卷上

壹

舉人嵇文恭師附書撫軍浦公馮編修鷺庭集裕附書長

沙太守裴公聞皆為余說項謝辭之惺園師聞深為歎賞

擇吉出京是月同選者同年鄧鈞臺為綱元城高念齋學

廉洵陽余介軒心暢太湖謝曲江文濤臨淄徐春田志鼎

南溪適徐編修鐵崖立綱新授安徽學政詞館閣部諸同

年在浙紹鄉祠公餞作詩四首畱別都門前輩百里頭銜

星回首望長安策名自效清時用責實誰知大令難官是

佐人心欲碎翻因歷事瞻尤寒耳邊詛祝分明在可易民

將父母看乞得鴻文偏搢紳馬馱吟卷出層闈牽連都

及遺孤事擔荷彌慙不肖身忍負能丸垂訓日怕羞金筆
贈言人捧盈執玉尋常語愁結名場未了因算難藉手
貢葵衷臣職差能續論蒙耕鑿從稟忘帝力雨暘好與
說天工敢云政拙勤堪補盼是人和歲屢豐致遠合壽寧
靜衛官箴稟稟邑名中瀟江曲曲抱相流說到零陵更

換舟作吏許尋山水約攜家同人畫圖游專開縣僻風猶古料得身閒興自幽歸橐他年應不餘九疑嵐翠望中收

諸公有次韻者有自作古今體者有誤序者贈言甚夥仁和余編修秋室先生

集

作瀟湘山水小幅常熟黃上舍韻

山泰取余詩中作吏攜家一聯圖寫其意山陰王湘洲元

勳爲余白描望衡圖小影所贈詩文類述母節以勉吏職

頌母儀以儆官邪任禮部芝田先生

大椿

書後詳言居官

之節謂自治愈嚴閱境彌苦困阨備嘗而人不知疑忌交深而志莫白節至此窮矣窮而思通終不可通求不失其守則法二母之節二母之守焉斯可矣江西魯絜非寄書懼余自衒幕學謂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而以老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最余自

病榻夢痕錄卷上

癸

能者病人而以老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最余自

全

二文俱全刻雙節堂贈言續集

邵二雲贈序序曰法家以輔禮制律者

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傳議予比于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爲依

据猶見禮教之遺焉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視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于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爲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視人之死生疾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堂皇吏抱文書伍伯環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懵然莫能知慚然以爲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爲幕賓鉤覈案牘

以上下其手者則爲吏胥居其閒頤指而氣使者則爲奴
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賓連合爲一心鉅文破律戕虐名
生流弊靡究嗚呼是曷望其知律以養人乎哉吾友汪君
煥曾嫺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于仁慈佐
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於取予
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南之甯遠縣夫
以煥曾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曾
之道得行而豫爲甯遠之人賀也雖然煥曾在治有年矣
於律文信能通其意而劑于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
傲以待同列必驕其御下必懷傲也驕也懷也吾未見其

病榻夢痕錄卷上

至

道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欽以言乎敬也
謚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免于傲與驕
與懷養民之道庶有濟乎余與煥曾交屢以文字相切磋
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爲歌詩以送之余槩括爲序以贈其
行何以處我煥曾獨無意哉語尤切摯古義肫然冀表四

冊春田題曰日下蘭言作五言古詩一章敬書後葉一

官義從

公此身痛自
官兩無補
規矩偶小
謂身三世
天所矜一
逮慈訓誰
帙浮尺許
行語推本
主念此身有來忍爲官所苦官重身乃輕身
生良獨難十一歲無父二母鞠我身易之身
寸踰欲撻涕零雨爲養讀律游詩切勗自樹
傳廈顛待擲柱稟凜慈母訓良止嚴布武貞節
第幸承祜痛今奉官符風樹摧肝腑豈惟養不
一違素心玷親豈在鉅徧乞天下文卷
誰覩縷萬一違素心玷親豈在鉅徧乞天下文卷
母儀賴以章兼爲官箴輔感誦贈別詞不襲寵
揚前徽美意足含咀相望修厥身惟恐當官迂

我聞甯遠縣為昔春陵土曾賦次山詩感歎色慘阻行且
身親為得毋忘咻嚶官未一日休身須百方努昔賢畏友
朋此義五終古丁甯余在京師半載同年故舊外日過從
仁者言百朋寶片楮

者俞編修柱峯廷翰茹修撰古香蔡魯吏部南畹蘭枝邵
吏部雙橋洪吳進士殷六尊盤徐孝廉春宇文博李孝廉

立山廷輝丁孝廉秋水浴胡孝廉海嶼如瀛錢孝廉裴山

楷戴孝廉東珊殿泗王孝廉菜園曉蔡貢生蒿牀環黼湯

明府稻邨元芑馮孝廉穉雲成胡孝廉蘭川鐘章孝廉逢

之宗源朱孝廉春泉銓陳上舍研香盜源孫進士秋坪樹

本邵孝廉芾亭四柳黃上舍韻山泰戊子副車同年癸卯

孝廉周耕崖廣業相見論文真得友朋之樂今南畹為御
史雙橋為知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府殿六春宇海嶼蘭川秋坪春泉研香俱為知縣稻邨為
知州裴山為戶部員外郎東珊為庶吉士韻山亦中舉人
立山為桐鄉知縣踪跡最近然不及相見芾亭於福建知
縣任內作古蒿牀司訓仙居亦已謝世聚散之間能無感
歎已丑初至京師詞館諸公從容茶話論藝手談羸馬敝

車風裁高雅自王辰 四庫館開奔忙日甚規模亦復奢

麗聞遲舟言諸城劉文正公嘗至翰林院云本衙門向耐

清苦今因館務熱鬧將來館停諸君恐難為繼今撤館已

久而既奢不能復儉惜文正公未及見也公車慶弔公分

向止銀三錢五錢最厚不過二金今則五錢僅見二金亦

為常事選官類多寒士候選時率授徒自給可以立身其

絢爛者戲樓酒館稱貸應酬得缺平常往往束手無策至

典質文憑竭蹶萬狀遇美缺頃刻閒忘其本來事事官樣
招長隨覓債主六折七折之銀三分四分之利如飢食鳥
喙不顧其後及出都門所負已多到官之初勢必假手吏
胥設法張羅左詘右支自貽後患故余謂欲作賢吏正本
澄源必自謁選始 國家體卹寒峻例借養廉銀兩果能
刻苦又何必身為債累耶在京謹約同人無不見諒故不
薦長隨不收別敬餞席殷勤至今抱愧惟各座師處畧申
杯水寸芹之敬少存禮意及畱別敬二十四金爲同年公
費而已十月初一日惺園師招飲畱談竟夕誨勉居官之
義甚篤初二日與春田秋坪結伴南還秋坪同選新津縣

病榻夢痕錄卷上

堯

亦同告假者出彰義門作新嫁娘一首新嫁娘知得否昔
日女今日婦婦不
易爲味調眾口況當兩姑閒酸鹹從所受人人擡眼皆生
疏娣媵周旋法誰某小郎衣履小姑繡管攝不周或叢咎
凌雜米鹽黽勉井臼殷勤結襪三致涿州道中見驅騾者
辭願兒賢聲榮阿母新嫁娘知得否
戚然有感邀春田同作驅騾行琉璃河外塵影高騾馱
載如絲縑騾夫驅騾吃叱
豪謂吾養養夕復朝爾店有腐創有槽匪需爾自力胡爾交
力小不稱頰鞭鼓騾也仰天悲愴號嗚呼食人勞不白料何
弗麋鹿同道遙棧豆戀戀未肯拋食人之食勞人勞上公
卿下簿領曹量能給廩誰嬉遊騾乎騾乎安所遭主人芻
粟非至腰站得觀馬二首輿人惜馬力不使殫力馳廿里
一飲水卅里芻秣之計程行百
濫叨卸鞍必以時行步常偶蹶揚鞭不忍施馬漸解人意緩
里卸鞍必以時行步常偶蹶揚鞭不忍施馬漸解人意緩
急無參差如何爲民牧民隱了不知我觀當轆馬全緩
任獨負羣馬多自如轆下空驤首行止逐馬羣駕先卸每
後羣力少不齊覆車誰歸咎傾壓到腹蹶憂患獨身受百
里專城官此本雇車至王家營抵滕縣臨城驛同雲密布
義當念否

改道臺兒莊甫下舟雪大作是秋南河口決安東沈沒渡

河以南汪洋無涯渙高郵寶應河與湖連舟行甚險幸晴

霽無思淮安得詩一首兩岸淮隄高過屋隄下人家水中宿隄東平鋪萬頃波隄西稍見

原陸中流大舸連作橋競渡千夫操畚揭水多土少可柰何欲堙洪流先葦束一鋪土饒一握金官符星急無夜風

堤上老人泣且言 皇土自廣天心醅月記孟秋日甲辰清黃並漲交撞觸七方口岸決同時安東城市埋魚腹

泛濫高寶連維揚三百餘里罹慘毒河湖一氣接混茫茫奔走長官盡蒿日民命上繫 聖主慈治河使者相隨屬

五里窪洞十里渠分之使殺河身復窪田久已成日昨田畧高亦水滯蓄為魚為蟹知幾多存窪三旬活九徂往年

苦為旱魃災疫鬼春深傷獨殫縱橫無一收往往犬豕出殘積何圖延喘百日餘微命又遭河伯感骨肉彫亡

生亦徒聲將淚迸仰天哭嗟余素未習圖經安知河勢起與伏與河爭地河日高揚子江頭合四瀆危絕淮安百萬

家釜底藏身逼水族我 皇仁聖格天吳其來雖暴去幸速善後誰紓 補座憂賈讓三策挑燈讀

病榻夢痕錄卷上

李

河至寶應得一律百里隄西路蒼茫千頃遙漚浮知屋脊

崑崙無達識 薺露認林梢慶是誰家畝分從幾處消掛網蕩漁舸

病容有戚操作如平時已而手植一樹於庭作五色花鮮

妍耀日少頃秉燭上藏書樓握五寸許竹籌數十付輝祖

日幾散失好好收藏隨下梯倚竹牀立忽形容豐碩若三

四十歲人置燭於几倚輝祖右肩曰近來常有人拜我汝

須答之僕指姓名凡十餘人輝祖曰可以不答兒見友人

父母固無不拜者 母曰雖然我何敢當必須答也輝祖

敬諾仰見 母容甚喜因問曰娘今飯食大加耶 母曰

也只照常卻無心事耳輝祖曰娘何必有心事願娘長健

兒亦別無心事

母曰大難大難乃泣下

輝祖

亦泣旋執

手大慟會隣舟相觸遂寤淚溢兩眶流滴被池間悲夫

輝

祖屢夢考妣然率無語卽語亦不甚了然未有楚楚若是

者豈惟

母健不可復得卽夢中承歡又豈易易哉悲夫

因急起披衣書以誌之十一月初三日還家第六女殤展

先墓料理

繼坊

會試典產豫到官資斧讓座右箴一則屬

陶南園莊書攜以自警箴曰毋肆汝口輕率悔乘母任汝

質疎野謗興過剛必激好勝必矜汝矜而激人將汝懲古

詩垂戒畏及友朋官幕異勢毋恃汝能躁急易誤碎瑣誰

勝惟勤惟儉以漸以恆上下協一庶無怨憎好人是訓遺

病榻夢痕錄卷上

空

命服膺贈言盈篋雙節並稱汝不自愛先業曷承素絲染

緇白圭玷蠅敬奉遺體夙夜兢兢

